

一线战场上中国“狙击之王”  
的猎杀传奇

# 中国 狙击之王

ZHONGGUO  
JUSHIWANG

谢万顺◎作品

一枝枪与炮火的较量

根据中国“狙击英雄”张桃芳

两名顶尖高手的对决

真实经历改编的虚拟军事小说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 中国 狙击王

谢万顺◎作品



**一枝枪与炮火的较量，两名顶尖高手的对决。**

根据中国“狙击英雄”张桃芳真实经历改编的虚拟军事小说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狙击王 / 谢万顺著. —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 2009.4

ISBN 978-7-5399-3203-3

I. 中… II. 谢…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59144 号

- 书 名 中国狙击王  
著 者 谢万顺  
特约编辑 孙 衍  
责任编辑 刘 霁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http://www.jswenyi.com>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印 刷 北京中印联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 1092 毫米 1 / 16  
字 数 200 千字  
印 张 18.5  
版 次 2009 年 5 月第 1 版 2009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9-3203-3  
定 价 29.80 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 目 录

|       |              |     |
|-------|--------------|-----|
| 第 一 章 | 冷枪时代 .....   | 3   |
| 第 二 章 | 狙击训练营 .....  | 24  |
| 第 三 章 | 丛林里的猎人 ..... | 54  |
| 第 四 章 | 愤怒的火焰 .....  | 69  |
| 第 五 章 | 生死狙击 .....   | 87  |
| 第 六 章 | 美国逃兵 .....   | 106 |
| 第 七 章 | 三人之行 .....   | 122 |
| 第 八 章 | 血腥前奏 .....   | 137 |
| 第 九 章 | 攻城大战 .....   | 151 |
| 第 十 章 | 战场幽灵 .....   | 173 |
| 第十一章  | 宣传女兵 .....   | 202 |
| 第十二章  | 空降神兵 .....   | 217 |
| 第十三章  | 无处逢生 .....   | 231 |
| 第十四章  | 最后一枪 .....   | 276 |



“你说真的有梅花鹿吗，怎么还不出现！”李克敌晃了晃手中的水连珠枪，有点不耐烦地说。

“耐心点，一个好的猎手一定要懂得耐心，在猎物出现之前绝不能掉以轻心。上个月我们部队驻扎在这附近的时候，我就看到河边有梅花鹿的蹄印，还有不少粪便，看样子还不只一只。梅花鹿习惯于晨昏活动，现在太阳快下山了，它们就要出来喝水了。”张韬方仍然紧紧盯着一百五十米开外的小河边。

“你以前干吗的，从哪学到那么好的枪法的？”李克敌又问。

“我父亲教的，从十三岁开始我就抱着枪了。你呢？”

“我？嘿嘿，老子日本鬼子也打过，蒋介石也打过，现在又来打老美了。”李克敌有些得意洋洋，接着说，“你知道吗，我本来就是朝鲜人，在中国入的党。”

“哦！”张韬方的确有点惊讶，“那抗完日你怎么没回国呢。”

“我已经是个中国人啦，嘿嘿，再说，我仗还没打够呢。”他又咧着嘴笑了笑。

“嘘——它们来啦。”张韬方悄悄仰了仰头，向他示意。

“嗯，看到啦。”

“千万别轻举妄动，梅花鹿性情机警，行动敏捷，听觉、嗅觉都很发达，胆小易惊，而且它要是跑起来，你无论如何是追不上的。”

李克敌点点头，盯着那两只鹿。

这是两只非常漂亮的梅花鹿，毛色光亮，点缀着一小块一小块的白色斑点。后面那头鹿头上的鹿茸随着它机警地摇摆头部而左右晃动。

它们每走几步，就要停下来东张西望一会儿，这就是他们选择在较远的位置射击的原因，而且我们全身都用荒草伪装着，它会发现我们的概率极低。

这两只鹿一前一后向河边走去，看来前面那只是雌鹿，后面那只是雄的幼崽，成年的雄鹿一般是单独活动的。虽说是幼崽，但已经长到和那只雌鹿差不多高大了，看上去肉很多。

张韬方舔了舔嘴，没让口水流下来。然后他轻声说：“我打前面的，你打后面的。我数一二三，就一起开枪，记住打头部。”他点头示意。

“一——二——三！”

“砰——”几乎只听见一声枪响，就看见两头鹿都倒下去了。

“哈。”他们把身上荒草一掀，提起枪就忙跑过去看战利品。

子弹正好从雌鹿的眼睛穿进去，它在血泊里还抽搐着。

“阿弥陀佛，”张韬方双手合十，“不好意思，让你在我肚子里超生吧。”

“共产党人不信佛，”李克敌看了看鹿，说，“还是你技高一筹嘛，嘿，有点偏，我的。”

“不用沮丧嘛，你的枪就不如我的。”

“你的枪哪来的？”

“等回去边吃肉边聊。”

“我们要扛着它们走几里地吗？”

“嗯。”张韬方拽起鹿扛在肩上，沉甸甸的。

## 第一章

# 冷枪时代

“什么人?!”站岗的哨兵对他俩吼了句。

张韬方和李克敌回到阵地后方的时候天已经黑下来了，哨兵估计只看到两个黑乎乎的影子，立刻就举着枪指着他们。

“我，妈的，还不来搭把手。累死了，你不想吃肉啊。”

“哎呀，是你们两个啊，哈哈，这么肥的两只鹿啊，有得吃了。”站岗的是炊事班的小张。他忙不迭地过来接过张韬方肩上的死鹿。

“老王呢?”

“在里面，三排的伙食还在弄呢。你知道，我们这儿炊具太少，得分两次。”

张韬方跟着他来到炊事棚。炊事棚只是临时搭建的简易的棚子，部队时常转移，炊事班也得跟着转移，因而一切从简。

“回来了?”老王正在把伙食往担子里放，“小张，你找几个人先送饭去。”

“是!班长。”他放下鹿，一溜烟就跑出去了。

李克敌也放下鹿，“呼，累死了。”他伸了伸腰，又用手捶了捶肩膀。

“好家伙！”老王伸手在鹿身上摸了摸，又捏捏，“肉可真多！你们倒也不浪费子弹，总是给我们改善伙食。”

“今天阵地上怎么样？”

“还能咋样，这不老规矩，刚才又轰了一阵。”

“妈的，”李克敌咬着牙恨恨地说道，“这狗日的老美炸弹可真多。”

“你们还没吃饭吧，要不给你们开点小灶。也不是一次两次了啊。”

“嘿嘿，不用了，切两条鹿腿给我们弄好，我们先回阵地看看，等会儿就来拿，剩下的肉你们都看着办吧。另外，鹿皮鹿茸都留着，我好给朝鲜阿妈送去。”张韬方说着就和李克敌走出棚子。

“行，给你们挑两条最肥的。”

“谢了！”

老王也是从抗日战争走过来的。他原本是个屠夫，日本鬼子奸杀了他老婆，活埋了他儿子。本来他只想一家三口安安稳稳过日子，虽然痛恨日本人，但也并没有真正起来抗日。自打这以后，他就和日本鬼子有了深仇大恨。在镇上用屠刀杀了两个正撒尿的日本鬼子，然后扛着他们的枪逃到了八路军控制区，参加了八路军。之后经历大小战争无数。他打仗不喜用枪，每次都等着号角一吹响，就抡起大刀一马当先。砍倒的鬼子数在全团是数一数二的，团长还亲自表扬他奋不顾身的精神。但他身上也伤痕无数，掀开上衣，可见大大小小的枪眼。虽然大难不死，不过他的右脚可以明显看出有点跛，一枚弹片还在里面呢。组织上本来不打算批准他入朝的，但他死活要抗美援朝，说是就算当个炊事员都心甘情愿。结果真让他干炊事班的班长。不过他做的饭的确味道不错，张韬方和李克敌喜欢在没有战事的时候去打打野味，而他又正好是屠夫，因而他们也就熟起来。他有时会在张韬方打猎回来时单独给他做点吃的，或者单独烧肉，剩下的就做成肉片分给战士们。

张韬方和李克敌回到前方阵地，弓着身子从战壕里往山腰上爬。战壕是斜着直通山腰的防空洞的，山体左右两边的战壕连在一起是个拱形，就像彩

虹一般，只不过没有颜彩，有的只是土块，有的石头都已经被炮火烧化了。他们进了防空洞。防空洞不久前才刚挖好，里面像隧道一般很深。志愿军不久前就在这儿和美军——确切说——名义上叫联合国军相遇了，志愿军的第一头部队没有任何的重型武器，只有苏联赞助的莫辛纳甘步枪，俗称水连珠。打一枪就要拉一下枪机，射击速度比较慢。铁盘冲锋枪是连长才装备的。

那个时候我方正和联合国军在开成来凤庄进行谈判，因而双方都不便于发动大规模进攻，于是转入阵地战。在运动中消灭敌人，这是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经验，所以我军都善于打游击战和运动战，但却不善于打阵地战。尤其是在双方武器装备的巨大差异下，我军更显得不利。美国的飞机常常从志愿军头顶飞过，飞得很低，驾驶员都可以清晰看见。他们见到地面有任何动静就扔一串炸弹下来。对面阵地也时不时地对志愿军进行火力攻击，他们还不能反击，一方面武器不行，另一方面，他们一开枪，美军就对他们猛轰一阵。有一次张韬方亲眼看见有个战士在还击后当场被炸得粉碎。结果部队定了条规矩，不能打。他们只好花时间来加固阵地的防御工事和挖防空洞，结果他们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差不多把山体挖空了。

“我们应该被载入史册。太伟大了，这就是长城！”志愿军挖好的时候，李克敌是这样感叹的。

张韬方和李克敌一进洞就看见排长坐在地上研究自己画出来的阵地图，右手食指和中指还夹着根烟。骆驼牌香烟——从死了的美军身上摸到的。

“张韬方，李克敌向排长报告！”他们故作严肃地挺立站直。

排长抬了抬头，瞄了我们一眼。

“呵，你们又干吗去了？浪费子弹是吧。我们本来就没什么子弹，全让你们喂肚子去了。”

“嘿嘿。”张韬方干笑两声，“我用的可是自己的子弹。”

“共产主义不分你我！”他又凑过来小声问道，“打到什么啦？”

“两只肥鹿，明天有肉吃了。”

“这还差不多。”

“我们还得去转悠转悠。”

“我下次得批评老王对你们特殊照顾，呵呵，去吧。整天憋在窝里让人打，谁他妈的好过。”

“走啦。”张韬方拉拉李克敌，两人出了洞，又弓着身子下了山。

到后方炊事班的时候老王已经把鹿处理好了。两条烤好的鹿腿看上去油滋滋的，飘出诱人的香味。李克敌一接过来就忍不住咬了口。“妈的，人间极品啊！”

“走，找棵树坐下慢慢吃。”张韬方说。

这儿离前方阵地有段距离，破坏没那么严重。志愿军阵地上的树早被炸光了，连草都没几棵。整个山头的土好像给翻过来了。

“现在说说你的枪吧。”李克敌啃着肉说道。

“毛瑟 98k 步枪，1935 年造的。这是德国人造的最好的枪了。”

“怎么来的？”

“这就要说到我父亲了，他是个不折不扣的枪械专家和枪械收藏家。我们家有个很大的地下室，里面摆满了各种各样的、从各个国家搜罗来的枪：1911 式点 45 口径勃朗宁手枪、加兰德步枪、1903 式步枪、李·恩菲尔德系列步枪，你手上的莫辛纳甘。”对这些张韬方真正是如数家珍。

“还有毛瑟系列，”他拿起手上的枪，“这杆毛瑟 98k 是他最喜欢的，也是我最喜欢的，从十三岁开始我就抱着它，保养得很好，入朝之前我还换了不少零件。”

“天哪，你家到底干吗的，有些枪我听都没听过。这把水连珠都是我用过的最好的了，以前还用过小米加。”

“我是地主阶级的。”

李克敌露出不可思议的表情。

“开明地主，呵呵，我爷爷把所有财产都贡献出来抗日了。我是江西人，那可是革命圣地。毛主席亲自接见过他。我父亲呢，国民党的。他从小受过良好教育，成绩优秀，被国民政府送到德国留学，专门学枪械原理和射击，他是个神枪手，百发百中。还曾经在德国的毛瑟工厂实习过，作为对优

秀实习生的奖励，他们把最新改进的毛瑟 98k 步枪送给我父亲，就是这杆。回国后他在黄埔军校担任教官，还指导了中正式步枪的生产。不过，他说，中正式步枪比他预想的差远了，那帮造枪的基本是蠢蛋。”

“那他的官衔该有多高啊，他现在做什么的。”李克敌对他的家世表现出极大的兴趣，都已经忘了继续啃肉了。

“死了。”张韬方咬了口鹿肉，说。

“对不起，是……牺牲？”

“对，光荣牺牲，在抗日战争的时候。他对国民政府的做法很看不惯，1931 年‘九·一八事变’发生的时候他还在国外，但他写信狠狠地把张学良骂了一顿。你知道，这并不是张学良的过错，是蒋介石的命令，他必须服从。我父亲的言语有些过激，卖国贼，这是当时的原话。”

“呵呵，你父亲挺烈性的，我喜欢。”

“他并没有在黄埔军校待多少时间，不久就要求调回江西做文职，因为他不想和共产党开战。那时候，红军正在长征路上。他回江西就空闲多了，天天教我练习枪法，有时还带我上山打猎。他知道国民党迟早抵不住民众和党内爱国人士、共产党、日本的压力，一定会向日本宣战的，只是时间的问题以及某个矛盾的爆发点的问题罢了。果然，1937 年‘卢沟桥事变’后国民党就有意向和共产党合作了，然后是西安事变。我父亲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张学良在他心目中的地位就完全改变了。呵呵，说来好笑，张学良给他写了封信，作为六年前的回信，说总算上不愧对天地，下不愧对人民了。国共合作实现后，我父亲立刻就要求换工作了。”

“那他怎么牺牲的。”

“我说过，他是个神枪手，他经历过万家岭大捷，他担任射杀日军军官的任务，但在 1944 年，日军想打通大陆交通线的时候，国民党简直节节败退。在一次战役中，他被一枚炮弹击中了，就这样死了。真是死的不是时候吗？抗日战争不久就胜利了，他却看不到了。不过我认为那对他来说或许是好事，因为他最不愿看到的就是国共开战，手足相残。”“向你父亲致敬。”李克敌很认真地说，“也向你致敬，你是我见过的最好的枪手，你父亲

会为你感到骄傲的。”

“嗯，这也难怪，我从十三岁到现在十几年了，每天都和这把枪为伍，我熟悉它的一切，知道什么样的射击姿势最舒服，它的标尺有一点点常人难以发现的误差，但我就是知道，也知道怎样避免这个误差。”

“唉，如果每个人都有这样的技术就好了。”

“你呢，我看你枪法也不错，谢灵运说过，天下才学，曹子建独占八斗，我得一斗，天下其他人共分一斗。我的枪法虽然不占八斗，但如果占五斗的话，你至少也能占四斗。哈哈，净在这儿吹牛了。”

“谢灵运谁啊，曹子建？”李克敌有点迷惑。

“谢灵运是南朝有名的诗人，至于曹子建，虽然你是朝鲜人，但也不至于没听说过吧。他是曹操的儿子曹植。”

“哦。”李克敌恍然大悟，“就是走七步就能作诗的啊。你可真有学问，你读过书吧？”

“当然。”

李克敌露出羡慕的神情，“我在朝鲜没读过书，就我父亲教我认识了点字，但我们那儿有不少中国人，所以我学会了说汉语。抗日的时候，我有空就找我们班长学汉字。我不怎么会写朝鲜文，但却识汉字，有点奇怪吧。”

“嗯，该说你的枪法了。”

“呵呵，说来我自己都不好意思。一开始我的枪法臭极了，当时抗日的时候我们整个班就发了两支枪，轮到我用的时候，我打了五枪，一个鬼子也没打着，班长一气之下不许我用公枪了。他说有种你自己找鬼子要去。我只好抡着大刀砍啦，终于让我弄了支三八大盖。可是子弹不多，我只好天天端着枪练习瞄准了，为了练手的稳定性，还在枪杆上吊石块。这样练了挺长一段时间，终于可以打到鬼子，我就天天拿鬼子当活靶练。进步神速啊，呵呵，打鬼子那段时间是最开心的，想想我为多少人报了仇，想着就高兴。”

“打美国佬也不错，我看他们都是一路货色。”张韬方说。

“嘘——你听，又要轰了。”李克敌刚说完，就感到大地晃动起来。炮声不断从阵地那边传来。

“妈的，早饭时轰一次，午饭一次，晚饭一次，睡前一次，其他时间看他心情，心情好时来了兴致，隔个钟头就轰一次。”

“行了，等他们轰完我们就回去睡吧。今天还没轮到我站岗。”

第二天张韬方很早就起来了，出去趴在战壕里观察对面的联合国军。那帮人大概早就知道志愿军不会还击，也不会攻击他们，虽然他们离得很近，有些阵地只相隔百米，但他们并不畏惧，有些人很悠闲地在中间地带散步、抽烟，有些还拿出小酒壶一面碰杯一面朝我们这边看，甚至有人还走到距志愿军阵地只有五十米远的地方，简直是示威。

“我认为我们不应该再忍耐下去了，整天龟缩着不是办法，只会让他们得寸进尺。”李克敌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摸到张韬方身后来了。

张韬方点点头，“这对谈判很不利，美国人肯定会漫天要价，开出我们无法接受的条件。”

“我想，我们为什么不去打打猎呢。”

“有规定的。”张韬方说。

“规定是上面定的，他们对我们的情况不了解。我们现在有防空洞，每次一两个人出来，我们走近点，他们发现不了。听到枪声他们只会朝我们阵地开火，那对我们已经没什么威胁了。”

“不错，你已经是个很好的猎手了。我猜，你打过不少游击战吧。”

“那是当然。”

“走吧，打猎去。”

他们偷偷地到了山脚下，“我们得做些伪装。”张韬方说。

“这我懂，游击战的经验。”他把上衣脱了，露出黝黑的肌肉，说，“你也脱了。”

他摸了摸地上的土，“这儿以前有条小河沟，水被炸干了，不过这泥黏性不错。”他抓起把泥就往张韬方身上涂。

“你们以前就这样伪装的啊。”

“嘿嘿，很有效，虽然有点……”

他们把上身包括脑袋都涂满泥巴，两个泥人相视而笑。

“好了，走！”

他们趴在地上，慢慢向对面的阵地挪动。

志愿军和联合国军的阵地之间的地面并不是很平坦，有不少的小土包，天然的掩体。他们就靠这些掩体一步一步地接近对面。

他们躲在一块土包后面，土包的大小正好可以把两个人遮挡起来。

张韬方慢慢露出头观察前方，大概一百米的正前方有个美军士兵在点烟，枪还挂在肩膀上。他左边有个士兵正坐在一截被炮火烧得光秃秃的木头上，拿着罐头吃得津津有味。张韬方猜那是牛肉的，真能享受。那家伙还时不时地向志愿军阵地上瞄上一眼。张韬方的视线继续往上移，战壕上有架机枪，机枪手的半个身子都露出战壕了，正吐着烟圈呢。他比他们的位置高出不少，是个威胁。战壕里还有不少人，都懒懒散散的，抽烟的抽烟，吃罐头的吃罐头，甚至还有拿军刀削指甲的。

张韬方慢慢收回身子，对李克敌说：“我们分开行动，等我先把机枪手干掉，你再打。”

李克敌点点头，向左方爬去，张韬方则朝右面去。中间地带遭受炮火比较少，草挺茂盛的，张韬方伏在草丛里前进，没人发现。又到了个小山包，他先观察了下，没有人注意这边。他慢慢地，慢慢地先伸出枪，草很好地掩盖了他的枪，没人注意，他再伸出脑袋，瞄准机枪手的头部。那机枪手还茫然不知呢，张韬方伸展了下手指，让它们更加灵活。

“一、二、三！”他心里默数，数到三时他迅速扣动扳机，然后立刻收回枪，俯下身子。

“砰——”紧接着就听见一声惨叫。他们大概习惯了享受寂静的早晨，这第一声枪声还没反应过来，又是一声枪响，坐在木头上的人仰天向后倒去，李克敌也开枪了。张韬方立刻拉枪机抛出弹壳，把弹壳捡起来装进口袋。一开始点烟的那家伙已经趴在地上，朝志愿军阵地上开火。张韬方瞄准他头顶，“钢盔不错，不过照样打穿你脑袋。”说完，又迅速扣动扳机。

李克敌这时也撂倒了一个战壕里的美军。趁他们都缩进战壕的时候，张



韬方迅速后退，躲在一个更大的土山后面。美军一个士兵架起机枪向志愿军的阵地扫射。张韬方瞄准他的头，“砰——”

“第三个。”他说。

由于他们都在向志愿军阵地开枪，所以根本听不见枪声是从哪儿传来的。趁着枪声的掩护，张韬方又打死一个。李克敌的情况他也不知道了，只想着开枪。

“第五个。”他换了个弹夹。

张韬方边打边退，不久就退到脱衣服的地方了。他再次趴在地上，不开枪了。过了一会儿，李克敌也回来了。

“九个，你呢？”张韬方问。

“操，八个。”

“胜你一局，下次再来过。”

“行啊，总要赢你一次。”

“等他们停火了，我们就回去。”

对面的人打了一会儿，不见有人中枪，以为志愿军停火了，也就停下来了。

他们又等了一会儿，才拿起衣服，爬回洞里。

排长气冲冲地在洞里走来走去，看见他们，愤怒地说，“你们谁啊，从哪部分来的！”

“报告排长，是我们。”他俩把脸上已经干了的泥抹掉。

“哦，你们两个兔崽子啊。打猎不过瘾是吧，想吃枪子儿是吧，不拿纪律当回事是吧。气死我了！”

“排长，我们只是气不过他们靠着武器优势天天欺负我们。”李克敌有点委屈地说。

“那我就气得过啦。”他说，“不许开火，这是上面的规定。这事我隐瞒不了，全团都看着呢。必须上报，我还要担责任呢。管教不严，纪律松弛。处分下来之前，你们哪儿也不准去，老老实实待在洞里。”

“管他呢，”张韬方小声嘀咕，“改天还得去打一回。”

“你说什么！”排长刚转身又转回来。

“没有，我们会认真反省，接受处分。”

“无视部队纪律，这在军队里好像是挺大的错误哦。”张韬方和李克敌靠在山洞的墙壁上，李克敌说。

“管他呢，该打的还是要打。”张韬方说，虽然他也有点忐忑不安。

张韬方拿起枪，慢慢地擦拭着。

“给我摸摸你的枪。”李克敌凑过头来盯着他的枪。

张韬方递给他，说：“很漂亮，是吧。”

李克敌摸着枪身，说：“摸起来很舒服。”

“嗯，这是一支好枪。弹夹供弹，内置双排弹仓，旋转后拉式枪机是手动步枪的经典设计。”

李克敌举起枪瞄了瞄。

“其实莫辛纳甘也是一种不错的枪，只不过我们部队装备的型号比较老。”

“你说苏联干吗不出兵呢，好歹朝鲜是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他苏联就见死不救？”

“我猜，”张韬方回答道，“官方的说法是，他们在二战中遭受很大的创伤，不能再卷入战争，要集中精力发展本国。”

“哼，我们不一样嘛。唇亡齿寒，朝鲜要是被灭了他苏联也不会好过的。”

“管他呢，没他们我们照样能赶走洋鬼子。”

“就是。”

“呃，我们不会被开除党籍什么的吧。”李克敌又有点担心。

“应该不会，大不了记过吧，写份检讨，全团公开批评。”

“但愿。”

第二天黄昏的时候，排长找他们谈话。

处分终于要下来了，张韬方心想。

“我把你们的情况往上报了，上面各部门的领导经过讨论，说了三个字……”

“该死？不对，才两个字。王八蛋？”李克敌插嘴道。

“打得好，他们说。”

“打得好？”张韬方和李克敌面面相觑，有点不相信。

“对，团长说，我们一直处于被动挨打的局面，长此下去，永无胜利之日。必须想办法打破僵局，打冷枪是个不错的主意，也是在这种情况下最好的出路。要我们继续这种作战方式，消灭阵地上的单个或小群的敌人，积少成多，积小胜为大胜。其他部队也要学习这种方法，还要在全军宣传表扬你们。”

“太好了，这就是说，我们可以想打就打了。”李克敌兴奋地跳起来。

第二天，他们又去“打猎”时，时不时听见从远处传来的零星的枪声。别的阵地也在学习他们呢。呵呵，张韬方和李克敌打得更带劲了。

一个半月下来，张韬方和李克敌成了全团有名的神枪手。李克敌枪杀敌军五十二个，张韬方五十八个。一开始的几天“猎物”比较多，后来对面的敌军大概被打怕了，极少有人敢露出身子，有时他们潜伏了整个上午才打到一个。

但是他们冷枪作战的方法在各个部队迅速传开，简直就是给整天受美国人枪炮压制的志愿军们指点了一条明路。一些枪法好的士兵纷纷效仿，一时之间美军整条战线上死伤极大。他们对这种作战的方式又没有更好的对付办法，只能用炮火报复，但是志愿军躲进防空洞里，等他们一停止放炮，立马又出去活跃了起来。

有一天，张韬方和李克敌正打算休息，不出去“打猎”。突然排长找到他们，把他们带到阵地后方。那儿有两个人在等着。其中一个他们的连长，另一个就不认识了。

“这就是张韬方同志和李克敌同志，这是徐红斌同志，一二四团九连连长。”

“连长好！”他俩敬了礼。